

河北之民，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孰與契丹之多？」又問訟女者曰：「汝家幾女，所嫁何人？」百姓具以對。太祖曰：「然則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家富貴！」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「汝須錢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！」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「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」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

仁宗萬機之暇，無所翫好，惟親翰墨，而飛白尤爲神妙。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，而點最難工。至和中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，自謂窮盡物象，上亦頗佳之，乃特爲「清淨」二字以賜之，其六點尤爲奇絕，又出三百點外。

仁宗聖性恭儉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唾壺孟子，素甕盞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絕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絕也。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。

陳康肅公堯咨善射，當世無雙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嘗射於家圃，有賣油翁釋擔而立，睨之久而不去。見其發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頷之。康肅問曰：「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」翁曰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康肅忿然曰：「爾安敢輕吾射！」翁曰：「以我酌油知之。」乃取一葫蘆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瀝之，自錢孔入而一作而人錢不濕，因曰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

熟爾。」康肅笑而遣之。此與莊生所謂「解牛」「斲輪」者何異。

至和初，陳恭公罷相，而並用文、富二公。彥博、正衙宣麻之際，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，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復用，朝士往往相賀。黃門具奏，上大悅。余時爲學士，後數日，奏事垂拱殿，上問：「新除彥博等，外議如何？」余以朝士相賀爲對。上曰：「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，或以夢卜，苟不知人，當從人望，夢卜豈足憑耶！」故余作文公批答云：「永惟商周之所記，至以夢卜而求賢，孰若用摺紳之公言，從中外之人望」者，具述上語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嘗草夏州李繼遷制，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，然用啓頭書送，一作遂拒而不納。蓋惜事體也。近時舍人院草制，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，必遣院子詣門催索，而當送者往往不送。相承既久，今索者、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。

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，初在真遊殿。既而大內火，遂遷於玉清昭應宮。已而玉清又大火，又遷於洞真。洞真又火，又遷於上清。上清又火，皆焚蕩無孑遺，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。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，上言：「真像所至輒火，景靈必不免，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。」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。而都人謂之「行火真君」也。

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，爲紫宸殿學士，卽文明殿學士也。文明本有大學士，爲宰相